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



欲望与利益

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美] 艾伯特·奥·赫希曼 著

李新华 朱进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欲望与利益

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美] 艾伯特·奥·赫希曼 著

李新华 朱进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 09-2001-3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美]艾伯特·奥·赫希曼
著 李新华 朱进东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1

ISBN 7-5321-2571-8

I. 欲… II. ①艾… ②李… ③朱… III. 资本主义-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8619 号

责任编辑:鲁 刚

封面设计:王志伟

欲望与利益

——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

[美]艾伯特·奥·赫希曼 著 李新华 朱进东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98,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5321-2571-8/F·7 定价:1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414992

《不死鳥》学术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兼丛书名题词：费孝通

策划：陈保平

主编：朱学勤

责任编辑：鲁 刚

编委组成（按姓氏笔画，不分先后）

国内编委：冯克利(政治学)、任贇(经济学)、贺卫方(法学)、顾肃(政治学)、萧功秦(历史学)、曹锦清(社会学)

海外编委：冯象(美国 法学)、刘昶(美国 历史学)、陈峰(香港 政治学)、杨小凯(澳大利亚 经济学)

特约组稿：汪 宇

序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其著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形势、人类行为以及对确定性、忠诚性和承诺的性质与意义的理解。所以,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要把《欲望与利益》这本书看作是赫希曼的杰出的贡献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一部著作,确切地说,是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一部薄薄的专著。长期以来,经济思想史这门课基本上被忽视了,甚至近来这门课也不大受到重视,而且它几乎从世界上绝大多数名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中消失了。《欲望与利益》既不描述为响应公共决议而作的捐款所可能具有的政策上的应急性(像赫希曼《经济发展之谋略》一书特别描述的那样),也不描述实践理性的苛刻内容所必然产生的直观性(如赫希曼的论著《退席、发言权和效忠》精当地描述的那样)。那么,什么是赫希曼《欲望与利益》的具体特点呢?

无害的利益与有害的欲望

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不仅要认识到,赫希曼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且要特别注意到,这一新的方式源于两百多年前的思想。基本前提——赫希曼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连

贯性和发展——证明了资本主义依赖下面这种信念的合理性：“资本主义总是以牺牲人类某些邪恶倾向为代价而激活人类某些善良倾向。”这种看待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法，必然与今天看待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法相去甚远。因此，激起资本主义动机说的早期捍卫者，有力地（并在其自身的逻辑范围内大力地）推进了这一论题的发展并且为其作了辩护，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成功，受到了如此全面而充分的认可，并且到目前为止对资本主义优缺点的认同已经是如此规范化，以至很难理解：人们根据与今天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式沾不上边的思想来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作知识上的辩护。

这种基本思想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简单思想。我们通过类比（以好莱坞的古典方式）来思考这样的危险局面：你受到蓄意谋杀者追捕，他对有关你的一些东西——你皮肤的颜色、鼻子的形状、信仰的类型，或凡是与你有关的东西——深恶痛绝。当他盯上你时，你不妨边逃边扔下一些钞票。见此情景，每个蓄意谋杀者都会慎重地考虑捡钞票的事。当你逃脱他追捕时，你自己的好运可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蓄意谋杀者具有善良的利己之心。但一般的理论家也会注意到，这只是在获得财富方面

无害的利益驯服了强烈的欲望的普遍现象中的一个不成熟的例子。人们对资本主义早期辩护者们所理解的那种资本主义大加赞赏,而《欲望与利益》对资本主义早期辩护者们的思想做了系统的研究。

信息经济和奖励机制的对立物

当然,资本主义行为的基础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对自利的追求仍然在对资本主义的运作和成功的理解方面占有核心的地位。但是,根据近来的一些理论,利益被赋予完全不同且更为“肯定的”角色,而不是被赋予遏制有害欲望的否定的角色:利益的这种角色在于借助信息经济和奖励机制的正常发挥作用而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那段话,促使赫希曼去从事这历史性的研究(如赫希曼在其《欲望与利益》的《20周年纪念版自序》中记述的那样)。在孟德斯鸠看来,虽然欲望可能促使人们“做坏人”,“但是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孟德斯鸠的这一观点与赫希曼的观点密切相关。詹姆斯·斯图尔特对“利益”大加赞颂,称其为反对“专制主义愚行”的“最为有效的马勒”。这些观点有别于当代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理论对动机理论的分析。

当代的联系

不过,《欲望与利益》一书中所论述的利益,并非仅仅在于该书所提供的历史性的阐释。它与当代人所关注的东西有着许多联系。考虑到强烈的欲望对当代世界的可怕影响,是否能够通过抑制资本主义和人的贪婪本性而使人们摆脱它们的损害行为,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孟德斯鸠、斯图尔特及其某些同辈视自利为伟大的救世主,而且后来的一些作家(常常忽视了先前的文献)也认为自利是摆脱邪恶欲望的影响的一种重要方式。

如赫希曼指出的那样,甚至凯恩斯也注意到,“一个人应该对其银行收支平衡实行集权统治,这比对其同胞实行集权统治更可取”。凯恩斯表达了前者可能“取代”后者这样一种期望。当赫希曼强调,“回顾了思想史上的这些事件之后,看到凯恩斯在其具有特色的为资本主义的低调辩护中重复约翰逊博士和18世纪其他学者所使用过的观点,这几乎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时,赫希曼对凯恩斯的评价可能稍稍过了一点。无疑,凯恩斯的观点仍然是关于利益的观点,尽管缺乏新意(像赫希曼告诉我们的那样);凯恩斯可能忽视了论述利益的早期文献,但这并不会降低他的研究的

重要性。

如果这里所提出的有关联系会起作用的话,那么,它当然就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辩护,这实质性的辩护完全不同于通过一般平衡理论和有关的结构理论所作出的辩护,因为它们强调“赋予”优先权和经济思考与其他动机隔绝。事实上,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中进一步出色地论述了这一推理思路。当然,很难看出,高赢利和提高市场化程度可能成为防止基要主义的(fundamentalist)滥用和抑制有害欲望的一般方法(例如,通过鼓励争取经济上的自利而发现对波斯尼亚、卢旺达或布隆迪问题的直接的解决办法,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有一种潜在的联系,它不可能被完全置之不理,尤其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更是如此。

经济意义上的联系是很复杂的,显然要依环境而定。这种思想意味着:按照销售文件所进行的有关商贸事务,完全不同于用大砍刀和其他攻击性武器进行的对敌人充满激情的追逐。然而,如果提供适当的环境,那么,黑手党也有能力把赚钱与暴力、残忍结合在一起。显然,经验意义上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需要更为仔细地考察环境条件方面的特点。

自利是惟一的动力

当代的另一种联系,涉及到经济理论中短期的通常行为假设。对资本主义早期辩护者来说,似乎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合乎人性的理论,现在看来却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有悖于常理的。这事实上使人们对短期的通常行为假设产生了怀疑,尽管对当代理论家们来说这种假设似乎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和合乎人性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充分地利用了对追求自利的有说服力的假设。有些具体结果,包括阿罗-德布勒(Arrow-Debreu)关于效率的主要理论和帕累托(Pareto)关于最大限度的竞争平衡理论,都是基于对外在性(包括“利他主义”)的彻底拒绝,当然不包括以极为有限的形式的拒绝。甚至当利他主义得到认可时,例如,像在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关于理性分配的模式中那样,经济学家们还是假定:利他主义的行为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它提高了每个人的自身利益;由于同情他者,利他主义者获得自身福利的个人财富。人们并未将任何意义上的良好行为的承诺赋予一定的角色,并未将对某些目标的无私的追求赋予一定的角色。一方面,以上这些都可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被资本主义早期理论家们将与自利相比照的邪恶的欲

望以及康德(Kant)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分析的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讨论的社会性承诺,也可不加考虑。

如赫希曼在其他地方提到的那样,有许多不利于这种“吝啬的”理论的证据,而且,有迹象表明,私人利益和公众事务之间的平衡可能随时间而出现变化,很可能形成周期性的变化。赫希曼《转换性的经济涉入》一书,概括地分析了转换性经济的社会行为的丰富内容。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述这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但它们确实与赫希曼的其他著作有关。然而,((《欲望与利益》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的行为基础的早期理论的终结,通常提醒人们要对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思想(确切些说,常常是暂时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思想)的流行持谨慎的态度。资本主义的行为基础在有关的早期理论中得到了有力的辩护,正如当前的许多假设受到有力的辩护一样。

文化的角色

事实上,正值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地丰富纯粹追求自利的假定这一理论的内容时,在商业和政治实践领域出现了某些与资本主义动机互补的有关文化的论

断。例如,在东亚,有人大肆鼓吹,要尊重(体现于所谓“亚洲人价值观念”中的)“秩序”、“行为准则”和“忠诚”的理念,它们有助于提高资本主义成功的可能性。从日本开始的一些说明被扩大到亚洲四“虎”,然后又被融入亚洲快速增长的经济浪潮。近来儒家伦理学、日本的武士文化和其他关于动机的不同理论,它们所体现出的种种特性使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学说看起来成了退役运动员的犹豫不决的沉思。

有些新潮理论家,也将缺少秩序视为需要独裁政府(也许视为需要暂时取消人权)的依据,而这种态度自然与赫希曼所提出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斯图尔特对“专制主义愚行”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为当代的讨论开了一个好头。虽然赫希曼的专著旨在论述欧洲经济思想,但其主要内容却处处涉及到世界经济思想,赫希曼试图使自己专著中所倡导的思想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理论。

我本人对颂扬“亚洲人价值观念”的奇迹的理论表示极大的怀疑。这种理论常常基于错误的归纳,并且被那些对权力主义和违反人权行为等指责进行反驳的政府发言人经常挂在嘴边(像公然发生在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的一幕那样)。但

是(甚至在关于“亚洲人价值观念”的较为草率的断言被证明是错误之后),先前文化行为的一般问题,仍然使得这成为一个貌似合法的重要的研究领域,而且先前文化行为的一般问题是与赫希曼所研究的欧洲知识传统思想密切相关的。“欧洲启蒙运动”及其以人权的名义提出的那些要求,其性质和深远影响——被赫希曼所讨论的另一个问题——也被赫希曼直接涉及到了。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领域,而且,在这一领域中,许多非经济学家,例如,历史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等,也会发现许多令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经济学家们对问题的表述通常不那么生动,但赫希曼的著作具有别具一格的感染力,并且跨越了学科的界线。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论述了涉及多学科的问题,事实上,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体现了赫希曼的颇具说服力的观点和清晰明朗的风格,这使得该著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例如,(根据赫希曼这里的研究)当赫希曼论述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是人类个性的充分发展”这一观点,并且特别强调相关的事实,即“人类个性的充分发展”,恰恰是“人们认为资本主义走完自己的历程”时,赫希曼除了分析经济学外,还

分析了其他一些学科的一般利益。

非预期性的实现与未实现的意图

赫希曼的论著《欲望与利益》的基本论题,也是与自知的公共利益相关联的:人们如何准确地判断自己的现实存在?在某些方面,人们从本书所得到的启发可比作个人的自知之明——像回忆童年时期被遗忘的思想一样,当一个人决定放弃成为一名机车司机时,其他一些事情可能与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有着一种松散的联系。这里所回忆的思想,对证明新近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激发温和的自利)的合理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有些事情并非如人们所预见的那样成功,但这里所回忆的思想确实影响了实际发生的事情。理念世界中的关键事实,有助于创造我们现实居住的真实世界。

即使暂且不论《欲望与利益》特别涉及到的一些具体的主要内容,在预期的事物关系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一般利益,而且预期的事物支撑和维持着有力而深刻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实际上并未促成预期事物的实现。与斯密、门格以及哈耶克感兴趣于“非预期的而实现了的结果”截然不同,赫希曼证明了“预期的而未实现的结果”的力量和影响。后者可能比前者较少

值得注意(因为未实现的结果并非是被人们所观察到的结果),但那些未实现的预期事物在今天仍然产生有力的影响。

实际上,我会试图证明,赫希曼更为关注两种相反的结果。在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人们行为的某些结果是非预期的,也许这种现象并非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人们的行为往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结果,其中只有某些结果可能为人们所关注。且举个小小的例子:当我离家去买一份报纸时,一些我所不认识的人看到了我。但是,让我所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这根本不可能成为我离家的理由(我只是想要买一份报纸);让我所不认识的人看到了我,这就是一个非预期的而实现了的结果。人们对“非预期行为的结果”大惊小怪,这常常是有点矫揉造作的。

相反,预期的结果显然对人们所采取的行为,即恰恰旨在实现某些意图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那些被预期将要实现的结果却未实现,这确实是事与愿违,因而是更为令人关注的。尽管赫希曼所作的对比似乎像是原先关于“非预期的结果”的对比的一个变种,但赫希曼的对比实际上确实有其自身的真实价值,确切地说,它最终可能比斯密、门格和哈耶克等人所提出的著名的所谓难题更为令人惊奇和更具吸

引力。

结 束 语

在本序言中,我企图列出一些理由以证明:《欲望与利益》不仅在知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是赫希曼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既关注当代的经济理论,也关注历史上的经济理论。该著作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不只是拥有经济学或经济学史领域的读者。最终评判这本书的最严格的标准是赫希曼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这是衡量赫希曼惊人成就的尺度。《欲望与利益》符合这些严格的标准。

阿马特亚·森

1996年7月

20周年

纪念版
自序

在我所写的书中,《欲望与利益》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像社会科学的许多作者那样,并且如我不久前在接受一次专访时所承认的那样,我写书常常是为了证明其他人观点将是错误的,或已经是错误的。我的著作《经济发展之谋略》这本书,较好地揭露了不同的平衡增长理论中的矛盾。同样,我的《退席、发言权和效忠》,大大地得益于我所发现的令人兴奋的且与下面这条原理相反的观点:竞争(退席)是革除经济组织化的全部弊病的可靠的、独一无二的方法。但是,《欲望与利益》所要解决的,则完全不同于以上两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写这本书,并非是为了反驳别人,或批评某个具体的知识传统,既不是为了拥护任何现存的思想内容,也非为了反对任何现存的思想内容。这本书有其自身的独立展开的具体内容。

而且,在我最新的一本书中,我吁请人们注意我后期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即“自我颠覆的倾向”,即表明我本人(而非他人)所具有的错误倾向,或至少具有不完善的倾向。例如,除了借助不同的联系方式不断地进行工业化的特殊动力之外,像我在《经济发展之谋略》中所解释的那样,我后来探讨了相反的、无结果的和“受到严厉指责的”综合症状,这种综合症状可能对新工